

Hermeneutics of life

生活解释学

书系

阅读与艺术欣赏

NO. 1

谢友国 主编

a book
and
the life
it
advocates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生活解释学^{书系}
Hermeneutics of life
阅读与艺术欣赏

谢友国 主编

1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阅读与艺术欣赏 / 谢友国主编. —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08.4

ISBN 978-7-5438-5200-6

I. 阅… II. 谢… III. 女性 — 修养 — 通俗读物 IV. B825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48698 号

(本书部分作品的版权稿酬事宜, 已委托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代为支付。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东大街28号雍和大厦西楼三层。邮编: 100007; 电话: 010-68003887 (转); 网址: www.ccopyright.com。)

责任编辑: 钟伦荣 吴韞丽
装帧设计: 澄明之境图书文化

阅读与艺术欣赏

谢友国 主编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<http://www.hnppp.com>

(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编: 410005)

(营销部电话: 0731-2226732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2008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mm 1/16 印张: 10

字数: 220,000 印数: 1-6,000

ISBN 978-7-5438-5200-6

定价: 38.00元

門

解释人语： 打开化妆间的



愿与君互助互勉！

最后，录一个故事供大家赏玩，自《世说新语》「容止」篇：

魏武将见匈奴使，自以形陋，不足雄远国，使崔季珪代，帝自捉刀立床头。既毕，令间谍问曰：「魏王如何？」匈奴使答曰：「魏王雅望非常，然床头捉刀人，此乃英雄也。」魏武闻之，追杀此使。

你看看，气华如此，想掩饰都掩饰不住！自然，这比腹有诗书艺术就更复杂了。愿我们的社会美人如云！

李振军

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八日于北溟堂

读者诸君：

你打开此书，我们是想尝试让你「打开一间化妆间的门」。尽管，今世社会化妆品已普遍为人青睐，我们也常常会在街头惊叹所谓「美女如云」。然而，我们想倡导一种更高层次的化妆境界，即通过诗书艺术达至生命的化妆。

现代社会的结构体系、制度程序、技术、信息等对人进行了不可逆转的分工与割裂，人无可逃避地生活于其中，受其驱使，成为奴仆，因而「诗」就成了现代人的乡愁。苏东坡有诗云：「粗缯大布裹生涯，腹有诗书气自华。」这一点在今天已经显得非常重要和珍贵。现代社会以对人的传统解放为价值指归，它通过理性、自由、法律制度、科学技术、工业市场体系等工具得以实现。然而，这一解放也给人带来了专门化、单调化、程序化、虚拟化等后果，使人愈来愈丧失做「人」的可能，海德格尔称这样的时代为「技术时代」。人或人类社会的境遇，总是前门驱虎，后门进狼。《红楼梦》里妙玉给宝玉写过一张粉笺，署为「槛外人妙玉」，身在「槛内」大抵已是无法超脱，因此，一方面也就只有像宝玉一样在人生的回帖上老实署上「槛内人宝玉薰沐谨拜」的字样，但另一方面还是可以做一些救赎，腹有诗书艺术，即可薰沐。于是我想，倘若在你装有办公文件或化妆品的包里也带有一册唐诗、宋词或《古文观止》什么的，看起来似乎不协调，但我以为这未始不是一种理想的搭配。



CONTENTS

目录

part 1 化妆间哲思

生命的化妆

2

林清玄

培根：论读书

5

王佐良/译

书到底给了我们什么？

7

老光

福柯的生活美学

15

李银河

论独思

19

叔本华

part 2 别说不需要夏奈尔

夏奈尔逸事状

28

澄明编辑部

说品味

30

董桥

一本杂志和它所倡导的生活

34

AWO

生命的化妆间里推荐的基本用书

39

澄明编辑部

生命的化妆间里推荐的进阶用书

42

澄明编辑部

态度

46

李渔

part 3 淡妆浓抹总相宜

青年人的阅读
书读完了

周汝昌谈词

“我说它是艺术，它就是艺术”

帝皇书法论

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

50

54

64

72

82

90

余秋雨

金克木

周汝昌

澄明编辑部

张五常

余华

part 4 那上妆的女人

读书的女人
忘不了的画

林黛玉的诗词爱情化妆学

试试音乐，试试文学

102

105

112

148

张抗抗

张爱玲

澄明编辑部

刘索拉

part 5 妆台上的信笺

傅雷家书一则

曾国藩家书一则

关于阅读之一（附：关于科学阅读）

关于阅读之二

124

130

13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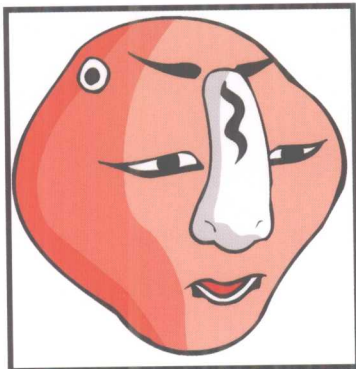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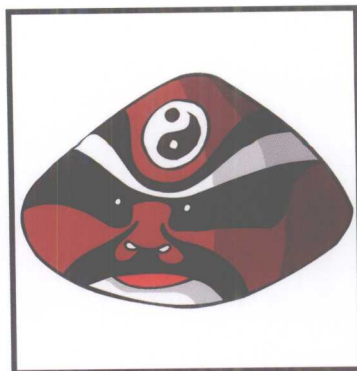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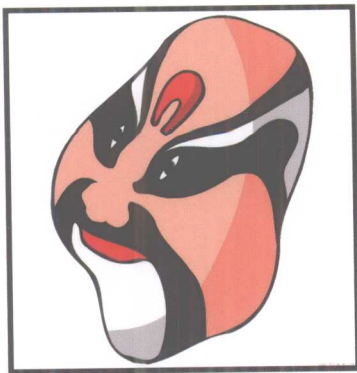
145

傅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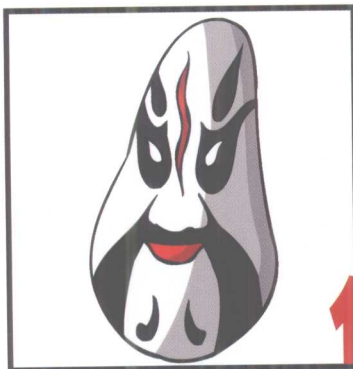
曾国藩

李振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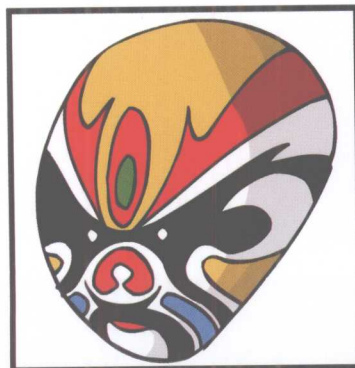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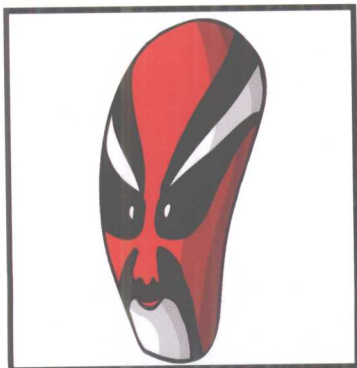
李振军



part



壹



化妆间哲思

生命的化妆

文/林清玄

我认识一位化妆师。她是真正懂得化妆，而又以化妆闻名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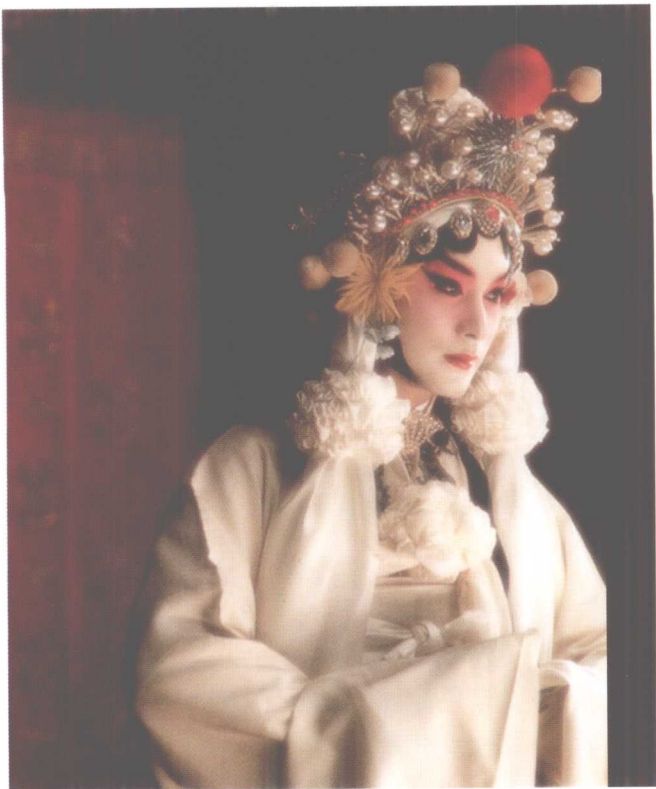
对于这生活在我完全不同领域的人，我增添了几分好奇，因为在我的印象里，化妆再有学问，也只是在皮相上用功，实在不是有智慧的人所应追求的。

因此，我忍不住问她：“你研究化妆这么多年，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算会化妆？化妆的最高境界到底是什么？”

对于这样的问题，这位年华已逐渐老去的化妆师露出一个深深的微笑。她说：“化妆的最高境界可以用两个字形容，就



张国荣在《霸王别姬》中的剧照，美得让人心碎，据说也是张国荣最喜欢的一张剧照。



是‘自然’。最高明的化妆术，是经过非常考究的化妆，让人家看起来好像没有化过妆一样，并且这化出来的妆与主人的身份匹配，能自然表现那个人的个性与气质。次级的化妆是把人突显出来，让她醒目，引起众人的注意。拙劣的化妆是一站出来别人就发现她化了很浓的妆，而这层妆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缺点或年龄的。最坏的一种化妆，是化过妆以后扭曲了自己的个性，又失去了五官的协调，例如小眼睛的人竟化了浓眉，大脸蛋的人竟化了白脸，阔嘴的人竟化了红唇……”

没想到，化妆的最高境界竟是无妆，竟是自然，这可使我刮目相看了。

化妆师看我听得出神，继续说：“这不就像你们写文章一样？拙劣的文章常常是词句的堆砌，扭曲了作者的个性。好一点的文章是光芒四射，吸引了人的视线，但别人知道你是在写文章。最好的文章，是作家自然的流露，他不堆砌，读的时候不觉得是在读文章，而是在读一个生命。”

多么有智慧的人呀！可是，“到底做化妆的人只是在表皮上做功夫！”我感叹地说。

“不对，”化妆师说，“化妆只是最末的一个枝节，它能改变的事实很少。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体质，让一个人改变生活方式。睡眠充足、注意运动与营养，这样她的皮肤改善，精神充足，比化妆有效得多。再深一层的化妆是改变气质，多读书、多欣赏艺术、多思考、对生活乐

观、对生命有信心，心地善良、关怀别人、自爱而有尊严，这样的人就是不化妆也丑不到哪里去，脸上的化妆只是化妆的最后一件小事。我用三句简单的话来说明：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，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，一流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。”

化妆师接着做了这样的结论：“你们写文章的人不也是化妆师吗？三流的文章是文字的化妆，二流的文章是精神的化妆，一流的文章是生命的化妆。这样，你懂化妆了吗？”

我为了这位女性化妆师的智慧而起立向她致敬，深为我最初对化妆师的观点感到惭愧。

告别了化妆师，回家的路上我走在夜黑的地方，有了这样深刻的体悟：在这个世界一切表象都不是独立自存的，一定有它深刻的内在意义，那么，改变表象最好的方法，不是在表象下工夫，一定要从内在里改革。

可惜，在表相上用功的人往往不明白这个道理。

补充一个资料：



和董传留别

苏轼

粗缯大布裹生涯，腹有诗书气自华。
厌伴老儒烹瓠叶，强随举子踏槐花。
囊空不办寻春马，眼乱行看择婿车。
得意犹堪夸世俗，诏黄新湿字如鸦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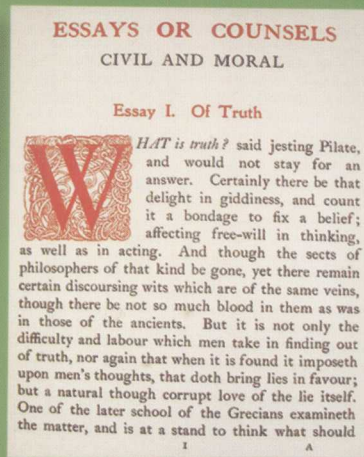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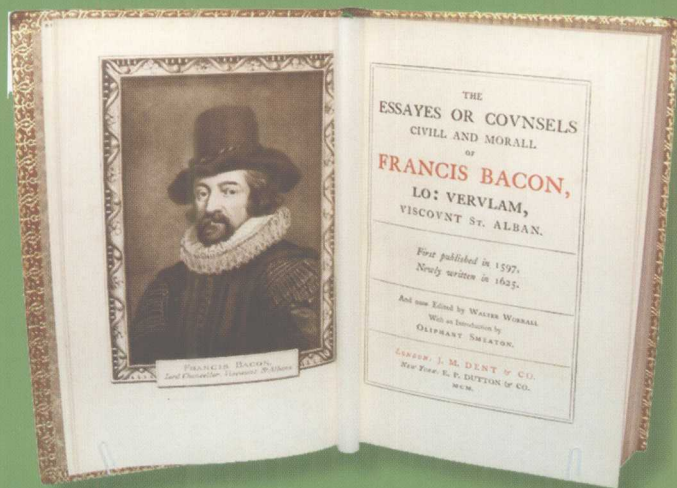
读书足以怡情，足以博彩，足以长才。其怡情也，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；其博彩也，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；其长才也，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。练达之士虽能分别处理细事或一一判别枝节，然纵观统筹、全局策划，则舍好学深思者莫属。读书费时过多易惰，文采藻饰太盛则矫，全凭条文断事乃学究故态。读书补天然之不足，经验又补读书之不足，盖天生才干犹如自然花草，读书然后知如何修剪移接；而书中所示，如不以经验范之，则又大而无当。有一技之长者鄙读书，无知者羡读书，唯明智之士用读书，然书并不以用处告人，用书之智不在书中，而在书外，全凭观察得之。读书时不可存心诘难作者，不可尽信书上所言，亦不可只为寻章摘

培根： 论读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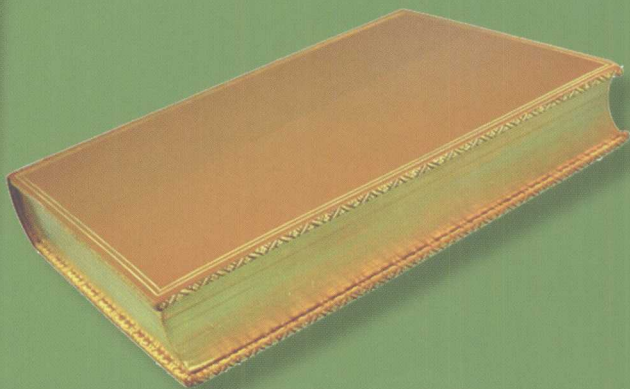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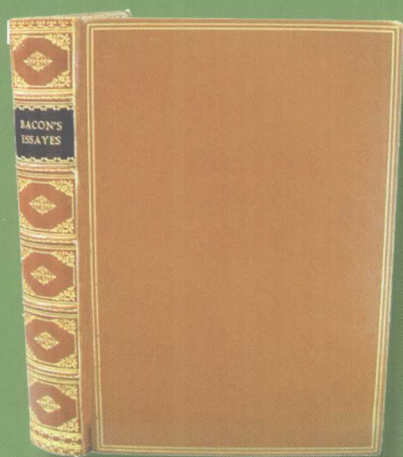
译/王佐良

句，而应推敲细思。书有可浅尝者，有可吞食者，少数则须咀嚼消化。换言之，有只须读其部分者，有只须大体涉猎者，少数则须全读，读时须全神贯注，孜孜不倦。书亦可请人代读，取其所作摘要，但只限题材较次或价值不高者，否则书经提炼犹如水经蒸馏，淡而无味矣。

读书使人充实，讨论使人机智，笔记使人准确。因此不常作笔记者须记忆特强，不常讨论者须天生聪颖，不常读书者须欺世有



术，始能无知而显有知。读史使人明智，读诗使人灵秀，数学使人周密，科学使人深刻，伦理学使人庄重，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；凡有所学，皆成性格。人之才智但有滞碍，无不可读适当之书使之顺畅，一如身体百病，皆可借相宜之运动除之。滚球利睾肾，射箭利胸肺，慢步利肠胃，骑术利头脑，诸如此类。如智力不集中，可令读数学，盖演题须全神贯注，稍有分散即须重演；如不能辨异，可令读经院哲学，盖是辈皆吹毛求疵之人；如不善求同，不善以一物阐证另一物，可令读律师之案卷。如此头脑中凡有缺陷，皆有特药可医。



上下图为1900年出版《培根论说文集》的内页及精装封皮



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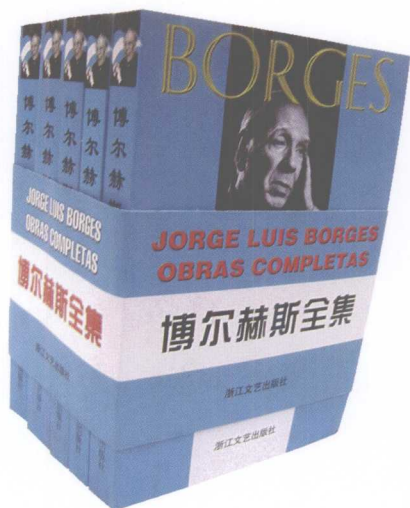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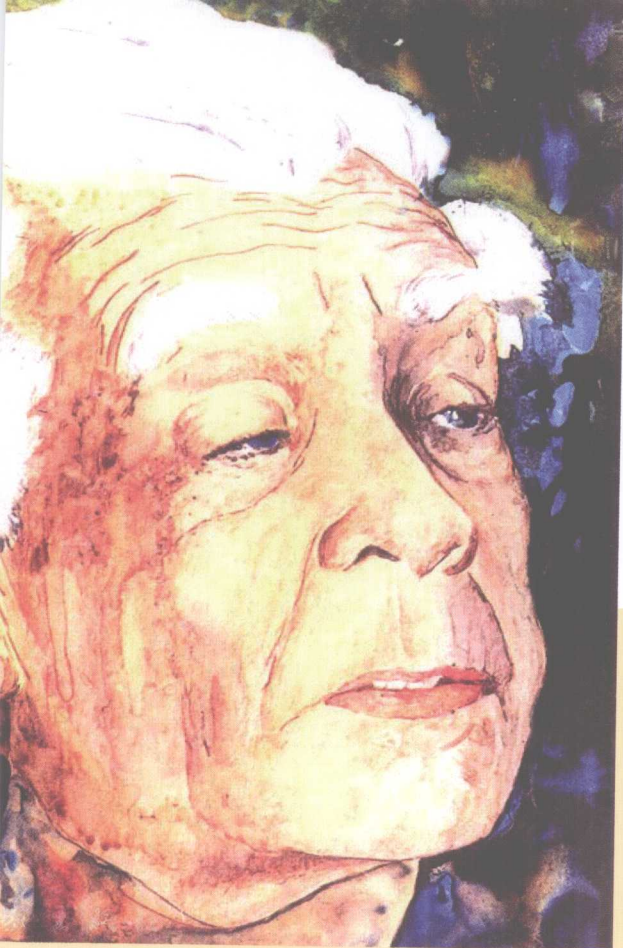
到底给了我们什么？

文/老光

博尔赫斯在一篇讨论秦始皇的文章里，把他修建长城和焚毁书籍两个行为放在一起加以感慨。作者用他一贯的神秘语气猜测道：“焚书和筑城可能是相互秘密抵消的行动。”他的推理过程是：始皇帝修筑长城把帝国围起来，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帝国是无法长久的；他焚书，则是因为他知道这些书是神圣的。博尔赫斯觉得秦始皇有可能会这么想：“人们厚古薄今，我和我的刽子手无法改变这种状况，但以后可能出现想法和我相同的人，他像我毁书一

样毁掉我的长城，那人抹去我的名声，却成了我的影子和镜子而不自知。”这似乎是有道理的：秦始皇希望永生，但难以实现；于是，永生的种种可能的变形就成了选项。博尔赫斯对秦始皇的焦虑感有可能了解得不够，后者对于永生的理解，也许并没有那么多形而上的思考。感受到当下的满足，愿意将彼时延长，愿意延长到永恒的地步——就是这样。不过这并不妨碍把焚烧书籍的行为视为一种特殊的仪式，揭示了与永生有关的秘密。

这个话题涉及我们对书籍的理解。没有



博尔赫斯和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全集

一本书像它表面看起来那样，只是若干页上面留有油墨痕迹的纸，钉在一起，成为一个扁平的立方体。通常认为书是有内容的，而且有别于那些承载它的介质。说起一本书很“厚”，我们其实是想说它的内容“多”。这种理解虽然简洁明了，却没有获得所有人的认可。梁朝时的书生罗允，拒绝在纸上抄写自己的书。他认为，书被抄写在纸上，会失掉精气。有人问他，你用绢丝誊写书籍，那么用纸来干什么呢？他于是用纸做了一身衣服，

穿戴起来，哗哗作响。罗先生的书最终失传。这当然很可惜，但即使我们现在读到他的书，恐怕也是已经失掉了精气的。宋人盛其名讥讽道：“夫失却精气而稍余者何？未可知也。故无足惜。（《平谐二记》）”

盛先生和多数人一样，觉得书写在哪里是不重要的；但他也会同意罗允的看法，书是有“精气”的——在不同的人那里，这个词的叫法不同。神采、意韵、境界……乃至灵魂。所有人都会注意到，对书籍的这种描述，暗含了人自身的某些特征，或者干脆就是人生命中可以切分的一部分。公元二世纪的神学家俄里根进行过自我阉割，但他相信自己是完整的（甚至躯体也是），因为他的著作和他的灵魂同在。类似的例子，在中国很容易想到史学家司马迁，他身体上的残缺是被动的，但



《古登堡圣经》是西方活字印刷术于15世纪中叶发明后，最早生产的书籍。它不仅象征了文明的大跃进，本身也是一个艺术品，全世界仅存48本。

也不妨从另一个角度看成主动：如果不是他在皇帝面前为李陵竭力辩护，刑罚是完全可能免除的。司马迁把《史记》作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。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完整的理解。不是一部分，而是整本书籍，构成了他的“一家之言”。

宇文所安解释说，这里的“一家之言”，应该被理解成“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的言论”。灌注于书中的灵魂，不仅来自于个人，而且保存了远至上古的血脉精神。显然，这又回到了关于永生的话题。完整与永恒的对立关系，在每一本书中得到体现。几千年前，刻在一片龟甲上的占卜文字写道：“癸卯卜，今日雨：其自西来雨？其自东来雨？其自北来雨？其自南来雨？”（《卜辞通纂》第三七五片）”尽管最终出现的只是其中的一种结果，但占卜文应该尽可能地罗列各种可能性，这样才能构成完整，才能

求得神灵的启示。

书籍对于自身完整性的追求，有时会通过间接的方式。比如，它先以残缺或过于简短的章节示人，显得意味深长，引诱后继者补充或解读；原文谨慎地与续文或者注释保持距离，既然不提供标准答案，也就表示含有更深层次的解释。当注疏一层一层叠加起来时，它们也变成了原文的一部分，需要再加新的解释。最初的秘密就像珍珠一样，被小心翼翼地保存起来。如此这般，所有的书籍被分为两大类：被注释的和注释的。其中，后一类也有可能在前一类中获得位置，这种双重类型会更加吸引人们的好奇心。11世纪的犹太经师马色赛·苏迦说：“归根到底，人们不是阅读书籍，而是阅读自己的好奇心。”——这算是一种抱怨。在虔诚的犹太教徒看来，对经典的态度容不得任何崇拜之外的情感。不过，基督教和别的宗教都不认



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托马斯·杰弗逊馆总阅览室，圆形的阅览区气势宏伟，书籍之富蔚为大观，站在这里问“书到底给了我们什么？”应当会别有深意。

为好奇心应该受到批评，即使面对《圣经》，愿意以探寻秘密的方式去接近它也无可厚非。从中世纪起，越来越多的基督徒把《圣经》和神创的世界对照起来，两个奇迹蕴藏着同样多的秘密。传说，集合论的先驱Cantor在思考无限集合时，曾感受到这种一一对应的奇妙。佛教的大乘瑜伽学派，构造出一种叫做阿赖耶的藏识，它就像一本永远在续写的书，将人从无史以来无数轮回的全部生活细节都记录下来，内容多到不可思议。

几乎从诞生之时，书籍就取得了介乎人类生命和灵魂之间的地位。或者说，它早早就习惯于接受崇拜。每个时代，都有一些来历不明的书，作者阙如，反而给人一种印象：书籍成为它本身的作者。这种说法不全是比喻，所有暗示自己不够完整的书都在以某种方式悄悄地完成自己。这就是阅读。有的作者声称自己不在于是否有读者，但其著作总是在反驳他；即使声称的话语本身，也是期待有读者的。伟大的佛陀在入灭前，明确告诉弟子：如果有人在这四十多年里讲解过一句佛法，他就是在诽谤我。佛陀坚信自己要被人误解，所以他没有留下一部著作；孔子也是述而不作；据说，耶稣一生也只写过几个字，而且是用手指在地上画的，没有人知道他写了什么（《约翰福音·8-3》）。

也许，从误解的角度能更好地理解书的含义。它必定包含了什么，才有可能被人从相反的意义上去领会。在这里，偶然性的特征被大大夸张了，以至于人们会用那个假设的实验来解读莎士比亚：一只猴子被关在一间屋子里，屋里还有一台打字机。这只猴子偶尔会跳到打字机上，敲出一些乱七八糟的字符来。如果猴子足够长寿，在无限长的时间里，就有可能